

# 从《内齐托音传》看清代 蒙古史的两个问题

成崇德 申晓亭

内齐托音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著名僧人。他早年学佛于西藏，后半生一直在东蒙古传播佛教，为黄教在内蒙古的确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清代蒙古史上，他和厄鲁特蒙古的另一僧人咱雅班第达齐名，都是很有影响的黄教高僧。内齐托音入寂后，在科尔沁，翁牛特，巴林……等诸部王公贵族的倡议下，由必勒袞达赖根据内齐托音近侍的记录，有关人员的叙述，撰写了《内齐托音传》。

《内齐托音传》现存有清刻本一种，蒙文本，经装，共九十二页，完稿于一六九七年。本文根据此书的北京图书馆藏本对清代蒙古史的两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 一、关于喇嘛教再次传入西蒙古的时间

元亡以后，喇嘛教再次传入蒙古已经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一五七八年（万历六年），俺答汗邀请喇嘛教黄教派领袖锁南嘉措到青海蒙古各部传教后，蒙古各部改宗黄教，使喇嘛教在蒙古地区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在俺答汗的影响下，漠北喀尔喀蒙古部的阿巴岱汗也于一五八七年（万历十五年）改宗黄教，迎佛至外蒙古。厄鲁特蒙古各部是在什么时间接受黄教？喇嘛教再次传入西蒙古是在哪一年呢？

对于厄鲁特蒙古各部供奉黄教的时间，已经比较明确，即一六一五年（万历四十三年）。厄鲁特蒙古各部盟主拜巴噶斯正式宣布喇嘛教黄教派为他们的宗教，并选派贵族子弟到西藏学佛<sup>①</sup>。对此，蒙古史的研究者们对此意见比较一致。<sup>②</sup>

厄鲁特蒙古各部接受喇嘛教黄教派和喇嘛教黄教派的传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后者，至今没有明确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厄鲁特大约在十七世纪初传入黄教，而我们根据《内齐托音传》的记载，推断出大约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俺答汗改宗黄教以后，黄教也流传到西蒙古。

据传记所载，内齐托音出生于一五五七年，系土尔扈特部著名的万户墨尔根特木纳之子，原名阿毕达，自幼具有仁爱之心。一次狩猎中，射中一匹野驴，野驴腹中掉出小驹，小驹战栗着，那母驴疼爱的舔吻自己幼驹，阿毕达见此情景顿生恻隐之心，想避世出家为僧，他返回家请示父母，父母不允，并为其娶妻。虽然娶妻生子，阿毕达并没有取消出家学佛的意念，在家念诵佛教经典，并得到机会出走到了西藏，他在扎什伦布寺学佛，师事班禅，法号“内齐托音”。学成之后，班禅派他到东方传教。他最先到了喀尔喀蒙古，拜见了却楞宰桑，又从外蒙古来到呼和浩特，拜见了俄木布洪台吉和广化寺主持察罕喇嘛。尔后在阿巴嘎哈喇山修行十二年，在黄帽山修行二十三年，共三十五年。在这三十五年当中，不断为土默特的贵族和平民讲经诵法，受到众人的尊敬。林丹汗占领归化城后，内齐托音带领三十名弟子离开土默特游历到东部蒙古地区，在科尔沁、翁牛特一带传教，并在盛京朝觐了清太宗皇太极，和清朝取得了联系。后遭谗言被五达顿诏往呼和浩特居住，岁次癸巳年（1653）十月十五日入寂，年九十七岁。

按照上述记载，内齐托音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圆寂。《清实录》中有关内齐托音在东部蒙古地区活动的记载是一六三

八年（崇德三年），<sup>③</sup>他是在林丹汗攻克归化城之后才来到东部蒙古地区的，<sup>④</sup>即一六三〇年——一六三八年间离开最后坐禅修行的黄帽山东来的。我们拟定一六三五年为其东行的年代，东行之前在呼和浩特北面的山洞修行三十五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一六〇〇年左右从西藏到达蒙古，如果以学经十五年计算，那么他大约在一五八五年前后，由土尔扈特来到西藏扎什伦布寺的。

内齐托音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出家为僧绝非偶然，是与当时喇嘛教对西蒙古的影响相联系的。

元亡以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曾一度冷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喇嘛教完全消失。据汉籍史料记载，明代的西蒙古地区，喇嘛教要比东蒙古活跃得多。《明英宗实录》记载说：“命瓦刺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刺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答兰帖木儿等为指挥千户镇抚等官。初，哈马刺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赉，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刺失力僧衣一袭及答兰帖木儿等冠带。”<sup>⑤</sup>这段记载，说明元亡以后，在瓦刺仍有佛僧活动，并且受明封为国师。到了也先时代，佛教活动并无减弱，一四四六年“瓦刺太师也先奏：‘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喇嘛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襴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饶、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sup>⑥</sup>因此看来，在瓦刺也先极盛时代，瓦刺首领是敬佛的，对其供养的喇嘛僧奉灌顶国师法号，并要求明英宗赐法器。到一四五二年，也先又分别为瓦刺国师三答失里，番僧撒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象、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sup>⑦</sup>以上史实多是瓦刺也先时代，即一四五二年以前的，从一四五三年也先死后，到一五六六年内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接触喇嘛教，这一百多年间，对蒙古喇嘛教没有确切记载。但是佛教的影响不会完全消失。

这个时期，瓦刺受到东蒙古达延汗的攻击，主力逐渐移向漠

西。到十六世纪初叶，瓦剌的西界已到额尔齐斯河。这时东蒙古诸部加紧向西南鄂尔多斯及青海迁徙，极力排斥瓦剌，而瓦剌为寻求牧场也开始向东南甘青一带扩展新牧地，双方不断引起新的冲突。甘青一带距西藏最近，是到西藏礼佛的必经之路，东西蒙古势力进入青海后，复向西藏伸张，必然要接触喇嘛教。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西藏喇嘛教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宗喀巴实行“宗教改革”，创立了新的教派——黄教派。到十六世纪中叶，黄教寺院集团形成后，不但广泛地结纳藏族社会的封建领主阶级，而且出自它们的需要，主动地和蒙古封建主建立联系。

据《蒙古源流》记载，俺答汗及其侄儿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在西征途中已和喇嘛教有所接触，<sup>⑧</sup>受喇嘛教影响比较大的青海蒙古部开始兴建寺庙，传习经典。<sup>⑨</sup>尤其是一五七八年，三世达赖锁南嘉措在察卜齐雅勒与俺答汗会晤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对此，汉文史籍中有详细的记载，可是，对于西蒙古与喇嘛教的关系却只字未提。

而有关藏文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据《宗教流派镜史》记载：“有厄鲁牧人曾向三世福海请有金光明经一卷，问其名，答以阿坦迦热，乃为授记云：‘二十年后，当以此法宏于汝土。’后遂为施主，翻译金光明等经典甚多，建立佛教基础。”<sup>⑩</sup>对这一史实，第五世达赖也有相使的记载：“有一鄂罗人（厄鲁牧）礼拜《金光明经》的时候，法王索南嘉措看见，问他礼拜是什么经？他回答说：‘阿敦格格日乐’（蒙语：意为金光明）法王当即授记曰：“再过二十年后，在你的区域中，这一正法将兴盛起来，后来果如预言所说。”<sup>⑪</sup>藏文史料中向达赖三世求金光明经的阿坦迦热和内齐托音是同一时期的人，内齐托音出家前后，阿坦迦热从西蒙古来向达赖求佛，可以证明，当时喇嘛教对西蒙古的影响日益加深。

我们说，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喇嘛教再次传入西蒙古，

并非说它已经普及，而是逐步渗透。内齐托音出家十年之后，和硕特部顾实汗对佛法“生起无比信教”<sup>⑫</sup>，又十年之后，内齐托音之父墨尔根特木纳向盟主拜巴噶斯提出供奉喇嘛教的建议，拜巴噶斯有意接受，但因为交通不便，与西藏没有直接联系而推迟了，到一六一五年，有察罕诺门汗亲自劝导拜巴噶斯，厄鲁特各部才正式接受了黄教。

对于《内齐托音传》中，内齐托音九十七岁圆寂的记载，曾经引起人们的怀疑，有的学者认为九十七岁不可信，是六十七岁的误刻。<sup>⑬</sup>并推断内齐托音一六〇七年二十一岁那年到了扎什伦布寺，一六一九年三十三岁那年到达归化城。<sup>⑭</sup>内齐托音九十七岁的享年是否正确，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是我们不赞成六十七岁的提法，这种计算是不准确的。

我们试以享年六十七岁的说法计算，内齐托音学佛十五年，在山洞里修行三十五年，在东部蒙古地区传教十八年，共计六十八年，再加上他学佛之前娶妻生子，那么六十七岁的说法已经矛盾。六十七岁的说法，是计算者漏掉了一六三五年——一六五三年内齐托音在东部蒙古地区传教活动时间。据《内齐托音传》记载，内齐托音在呼和浩特北面山中修行了三十五年，之后，在一次盟法轮会上，他说：“往东方去的时刻到了”<sup>⑮</sup>便带领弟子起身东行，先到翁牛特为翁牛特格格治病。然后到盛京朝觐了清太宗，从此他的宗教活动得到清朝地方政府的支持。他往来于科尔沁、乌珠穆沁、扎赉特、郭尔罗斯，哈刺沁、奈曼、敖汗、巴林一带宏扬佛法。十旗王公在白音和硕为他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寺庙。<sup>⑯</sup>他在哈刺沁达尔罕贝勒处为王公们撰写了甘珠尔经。<sup>⑰</sup>他在东部蒙古地区的宗教活动，《内齐托音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其篇幅约占全文的一半，不能把山洞里坐禅修行三十五年和在东部蒙古传教的十八年混为一谈。

此外，据《内齐托音传》记载，内齐托音初到内蒙古不久，

呼和浩特三个月未下雨，俄木布洪台吉聚众求雨，仍滴水不见，察罕喇嘛说：“去请住在阿巴嘎哈刺山的老喇嘛，他能够让天降雨。”<sup>⑧</sup>这里的“老喇嘛”蒙古原文写作 ebugen blama，即年老，年迈的喇嘛，试问，如果以六十七岁计算，当时内齐托音尚不足四十岁，何以称为老年？又如《内齐托音传》下五十五页中写道，当内齐托音喇嘛来到科尔沁卓利克图亲王处时，卓利克图亲王兄弟二人前往拜见，内齐托音说：“我的年事已高，和你们议论身体吃不消，这后面的帐幕中有许多年青僧人，你们和他们谈论吧。”<sup>⑨</sup>在传记中，类似的议论比比皆是，说明晚年的内齐托音已经年事很高。

综上所述，内齐托音享年六十七岁的计算是不够准确的，由此，内齐托音一六〇七年出家到扎什伦布寺学佛的推断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十六世纪八十年代，黄教已经开始传入西蒙古，一些佛教经典已经流传，受其影响，一些贵族子弟投身佛门，因此内齐托音“信奉三宝，视世途如水火，想避世出家为僧。”<sup>⑩</sup>终于成为西蒙古第一批学有成就的黄教僧人。

## 二、蒙古地区喇嘛教和萨满教的斗争

蒙古族早期信仰萨满教。成吉思汗也以萨满教作为精神武器统一蒙古各部。十三世纪，蒙古地区萨满教又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并存。到十六世纪下半叶，黄教派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喇嘛教和萨满教几经激烈的反复的斗争，喇嘛教才占据了上风，萨满教被喇嘛教吞没而逐渐消亡。

萨满教的消亡，主要是因为作为古老的上层建筑，它是代表着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以及狩猎生产或游牧生产方式的残余势力，它和新兴的农业、商业、城镇定居游牧业、手工业格格不入。到十六世纪中叶，蒙古族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萨满教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极大障碍。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

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块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经济……一旦遭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sup>①</sup>

十六世纪下半叶，黄教派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黄教适应蒙古地区封建领主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高度的文化，而受蒙古人民的欢迎。但是，黄教要想战胜萨满教，在蒙古地区立稳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还必须和萨满教进行反复的较量，长期的斗争。

到了后来，俺答汗和三世达赖锁南嘉措揭开了对萨满教斗争的序幕，他们规定，蒙古人民一律放弃原来的萨满教，毁掉原来供奉的翁衮，改供佛像；凡汗王的部众必须信奉喇嘛教；对喇嘛‘不派畋猎，不索供赋’。以后，达赖喇嘛巡幸蒙古期间“将蒙古地方之龙，鬼，魑魅、驼、马、牛、羊、猫、雕、狼首各项妖魔，尽拘收镇服焉。”<sup>②</sup>

《内齐托音传》中所记内齐托音和萨满教的斗争，是俺答汗与萨满教斗争的继续。也是我们所见到的黄教与萨满教斗争最详实的一份蒙文史料。由于内齐托音坚决的态度和灵活办法，加速了萨满教的灭亡，确立了黄教在东部蒙古地区的统治地位。

内齐托音到东蒙古传教，是被班禅活佛派遣而来的，而厄鲁特另一高僧咱雅班第达被送回西蒙古，反映了西藏黄教领袖人物为了扩展黄教的精心安排。<sup>③</sup>他们返回蒙古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镇压萨满宏扬佛教。《咱雅班第达传》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咱雅班第达曾明确提出：“在人民中间不管是谁，你们只要发现他还在崇拜翁衮，就把他的翁衮烧掉，并没收他的马和羊。你们发现谁让男女萨满烧香，就没收他的马。对男女萨满，要用狗粪去熏烧。”<sup>④</sup>从《咱雅班第达传》中可以看出，咱雅班第达镇压萨满教的阻力较小，而内齐托音后半生经过极其艰苦的努

力，才战胜了萨满。

要想确立黄教消灭萨满教，光靠喇嘛教僧人的个人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对此，内齐托音是很明智的。他从呼和浩特到东部蒙古不久，就在盛京朝觐了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是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为了统一蒙古，入主中原，他大力推行尊崇喇嘛教的政策，对于内齐托音的来访，他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对内齐托音说：“看来你是一位有道行的喇嘛，你就在朕的归依处留下来吧，给你建造一座寺庙。”<sup>⑤</sup>内齐托音虽然没有应允留在盛京，但取得了当时东北地区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以后，他不但在蒙古人当中大力发展喇嘛教，而且在汉族人和朝鲜人当中传播黄教，造成大量的汉人和朝鲜人出家为僧。<sup>⑥</sup>壮大了黄教的力量。

在蒙古地区，为了发展黄教，内齐托音首先劝导各旗的王公贵族归依黄教。他不辞辛苦，从科尔沁汗王处到郭尔罗斯王处，又从敖汗旗到翁牛特族，奔波于上层贵族及其哈敦的家族之中。他曾为翁牛特旗的公主治病，取得旗主的信任。他为科尔沁王公们讲经诵法，得到王公们的支持，并对部众宣传：“为了抵制萨满、宏扬佛教，只要能背诵‘秘密经集要’的就赏他一匹马，只要能背诵‘闍曼德迦咒’的就赏他一头牛”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贫民百姓都尽自己的努力来学习祈祷经文，先学会的人果真得到了马和牛，更多的人便仿办起来。不论大小佛经都加以背诵，使佛教得以广泛传播。”<sup>⑦</sup>为了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胜利，内齐托音依靠十旗王公的力量，在白音和硕建立寺院，<sup>⑧</sup>奉大藏经，成为喇嘛常往之所。实际上，这所寺院的建立，形成了以召寺为中心的喇嘛教根据地，由于统治者对喇嘛实行免征赋税、差役和兵役等政策，对信奉喇嘛教的人给予奖励，从而使贫困的百姓为了摆脱封建主的压榨，投奔到寺庙当了喇嘛，这样势必也瓦解和削弱了萨满教的势力。

内齐托音及其弟子传播喇嘛教，不停留在上层贵族当中，他们对一般的牧民百姓及边远地区的人民也是极力拉拢。十七世纪中叶，喇嘛教已经流传于大部分蒙古地区，但一些边远地区的影响还是很小的，据《内齐托音传》记载：“那时佛教还没有传到这个地方（指奥诺河以北的边远地区——引者），大多数人都信奉萨满教，还不懂得佛教是什么。”<sup>②</sup>一些地区“只有几个诺颜和巴克实识字，而多数人都祭祀翁衮，崇拜巫师巫婆。”<sup>③</sup>内齐托音不畏长途跋涉，为他们讲朗佛经，劝导他们说：“你们大家都祭祀翁衮，这对现世无益反而有害，对永世解脱是个障碍，因此要禁祭翁衮、敬奉三宝，如此去做，必有益处。”<sup>④</sup>既使对于最下等的囚犯，内齐托音也是尽力使其皈依佛教，《内齐托音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名叫布和额尔德尼的人有杀头之罪，他们听到喇嘛内齐托音的英名，想供奉喇嘛，让内齐托音为其向主人求情免罪，内齐托音为他求了情，并让他出家为僧。<sup>⑤</sup>内齐托音不仅讲授佛教经典，还四处行医，以医术取得人们的信任，就是对患病的萨满巫师他也一视同仁，土谢图处有一位看阴阳的萨满女巫，眼睛患病，疼痛难忍，她想：“我现在没有眼睛，还有什么用处呢？饿死算了。”正遇内齐托音传教到此地，为其治愈双眼。女巫十分信服“在汗王处大力推崇喇嘛。”<sup>⑥</sup>由于内齐托音及其弟子的不懈努力，喇嘛教在东蒙古地区发展很大，正如传记所载：“从郭尔罗斯公到边远的兀鲁思，佛教广泛传播，到处看见穿红袈裟的人。”<sup>⑦</sup>

尽管如此，喇嘛教仍然遭到萨满教的拚命反抗，他们议论说：“西方要来一位神通广大的喇嘛，他若来了，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sup>⑧</sup>因此，对内齐托音表示极端的敌视。内齐托音为翁牛特公主治愈疾病后，众人都很惊奇，佩服，唯有萨满巫师不服气，他亲自骑马到内齐托音住处和喇嘛斗法。<sup>⑨</sup>为了黄教的利益，内齐托音在各旗王公们的支持下，对萨满教采取了强制消灭

的手段，据《内齐托音传》记载，内齐托音曾宣布信奉萨满“对你们的灵魂之得到永久的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听了内齐托音的教导，统治者和贵族“每个人都派了自己的使者，每个人都由喇嘛门下的僧人陪伴，他们骑上驿马向各处奔去。他们不管经过是贵族的，有地位的人，还是平民的门前，都不加区别的喊道：‘把你们的偶像都交给我们吧！’许多人交出了偶像，还有些人不敢亲手触动这些偶像，便说出它们放在哪里。僧人和使者被派遣到全旗各处，他们把偶像从各地带来集中在喇嘛住所前面，然后把这些偶像堆集起来，堆成四个哈那的蒙古包那样大的一堆，用火烧掉，就这样埋葬了异端邪说，使佛教变得更加完美无缺了。”<sup>⑤</sup>

内齐托音及其弟子对萨满教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虽然没有彻底消灭萨满教，但萨满教在东蒙古地区基本消失，内齐托音对萨满教的斗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内齐托音传》问世至今二百多年了，它对于研究明末清初蒙古的政治、文化、宗教，以及蒙藏关系，清与蒙古的关系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引起了国内外蒙古史学者的重视。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步学习的阶段，上面提出两个粗浅的问题，疏漏和错误之处，一定不少，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注：

①拉德纳巴德拉《咱雅班第达传》（Rabjamba cay-a bandida-yin tuguji saran-u gerel Kemekü the metn bolai）第40页，乌兰巴托，1967年。

②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中译本，上卷 第一册 第149页，1981年商务版；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第161页，1980年商务版；若松宽《蒙古喇嘛教史上的两个弘法者》，载《史林》第56卷第1号（1973年1月号）第76页。

③《清太宗实录》卷44页27—28，崇德三年戊寅冬十月丁巳条。其

中写到：“……于是以内齐托音及诸无行喇嘛等所私自收集汉人、朝鲜人，俱遣还本主，给以妻室……”。

④参见《内齐托音传》下36—上37页。

⑤《明英宗实录》卷37，第3页，正统二年十二月甲子条。

⑥《明英宗实录》卷137，第4页，正统十一年正月庚辰条。

⑦《明英宗实录》卷223，第2页，景泰三年十一月辛酉条。

⑧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7。

⑨《万历武功录》第14卷，《切尽贵台吉列传》。

⑩善慧法日著，刘立千译，王沂暖校订《家教流派镜史》，第223页，1980年，西北民族研究室。

⑪第五世达赖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第176页，1983年，民族出版社。

⑫《宗教流派镜史》第223页。

⑬冈田英弘《乌巴什洪台去传》，转引自若松宽《蒙古喇嘛教史上两位弘法者》。

⑭若松宽《蒙古喇嘛教史上两位弘法者》第78页。

⑮《内齐托音传》第上34页。

⑯《内齐托音传》第下61页。

⑰《内齐托音传》第下73页。

⑱《内齐托音传》第上20页。

⑲《内齐托音传》下55页。

⑳《内齐托音传》上6页。

㉑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载《马、恩全集》第19卷，第333页。

㉒《蒙古源流》卷6。

㉓据《咱雅班第达传》第40页记载，咱雅班第达曾对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说：“三圣者派我到四卫拉特传播佛教，对于你们早就任命了呼图克图瓦齐尔达喇。”呼图克图瓦齐尔达喇即内齐托音的法号。1967年 乌兰巴托。

㉔《咱雅班第达传》第45页。

㉕《内齐托音传》下41页。

⑳《清太宗实录》卷44，页27—28，崇德三年冬十月丁巳条。又见《内齐托音传》上61页。

㉑《内齐托音传》下46页。

㉒《内齐托音传》下61页。

㉓《内齐托音传》上49页。

㉔《内齐托音传》上53页。

㉕《内齐托音传》下53页。

㉖《内齐托音传》上24页。

㉗《内齐托音传》上42页—上44页。

㉘《内齐托音传》上66页。

㉙《内齐托音传》上53页。

㉚《内齐托音传》上39—40页。

㉛《内齐托音传》上53—上54页。

---

## 来 函 照 登

由于我的疏忽，拙作《十八位明清戏曲作家的生平史料》（刊于《文丛》第二十一辑）一文有所失误。今请依次更正如下：

沈玉亮条：所引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文中，应为“作《钟馗吓鬼》套曲”。

程延祚条：人名“延祚”乃为“廷祚”之误。“《青溪诗话》”应作“《青溪诗说》”。“年七十七”前漏一“卒”字。

蒋培条：“长洲”误作“长沙”。所引《搏沙录》中，“雅有樊川之目”，下脱“酒旗歌扇间，不可无此人”；“白头相见感沧桑”下脱十四字，应加“……”；“莫相国”当为“英相国”，下脱“亦”字。

杨组荣条：“王谦斋茂子”当作“王谦斋茂才”。又谓杨氏“一字茂才”乃误（茂才为杨氏功名，非字）。

以上错处，请予公开更正为荷。

张增元

1985.8.11